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魔鬼合约与救赎：德语 文学中的魔鬼合约母题研究

Teufelspakt und Erlösung:
Das Teufelspaktmotiv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胡一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魔鬼合约与救赎：德语 文学中的魔鬼合约母题研究

Teufelspakt und Erlösung:
Das Teufelspaktmotiv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胡一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合约与救赎：德语文学中的魔鬼合约母题研究 / 胡一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6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ISBN 978-7-5203-2605-6

I. ①魔… II. ①胡… III. ①德语-文学研究 IV. ①I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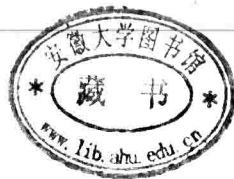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802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Sine diabolo nullus dominus.”

(Ohne Teufel kein Gott.)

若无魔鬼，便无上帝。

(Stanford, Peter: Der Teufel. Eine Biographie. Aus dem Englischen von Peter Knecht, Frankfurt am Main und Leipzig: Insel Verlag, 2000, S79.)

Ich rief den Teufel und er kam,
Und ich sah ihn mit Verwundrung an.
Er ist nicht hässlich und ist nicht lahm,
Er ist ein lieber, scharmanter Mann,
Ein Mann in seinen besten Jahren,
Verbindlich und höflich und welterfahren.
Er ist ein gescheuter Diplomat,
spricht recht schön über Kirch und Staat.

[...]

Und als ich recht besah sein Gesicht,
Fand ich in ihm einen alten Bekannten.

我召唤魔鬼，他如约而至，
我惊奇地注视他。
他并不丑陋，也非跛子，
他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啊，
这个男子正当盛年，
殷勤周到、彬彬有礼、富于经验。
他是个机智的外交家，
优雅地谈论教会和国家。

[.....]

我仔细端详他的脸，
依稀得见旧相识。

[Heine, Heinrich: Die Heimkehr (1823—1824), XXXV. In: Buch der Lieder. Insel Verlag. Frankfurt a. M. 1975.]

序

一帆博士的学术成长可谓一帆风顺。其原因说来也简单，除了她这些年的攻苦食淡、深自砥砺之外，一帆和我有一位共同的朋友，那就是中国德语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卫茂平教授。一帆一直是茂平先生的高足，多年跟随着茂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潜心研究德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倾力研究歌德，翻译歌德；而我则是茂平先生的挚友，这些年，我常常和茂平先生在一起讨论文学、人类学和文学的关系，又在一起研究和翻译《歌德全集》及其他，也算淡水之交，莫逆于心。当一帆博士请我为她的新作《魔鬼合约与救赎》写这篇序文的瞬间，我多少觉得有点越俎代庖的意思。

一帆女士非常喜欢喝工夫茶，精通工夫茶道，她最向往的茶乡据说是福建武夷山，后来也开始喜欢喝小和山产的、不那么正宗的龙井茶。自她2016年经我力荐加盟浙江科技学院的外语学院/中德学院之后，便常常邀我前去幽静的小和山麓^①问茶，坐而论道。她曾多次告诉我：无论是在武夷山负笈、在上外和海德堡求学，抑或是在小和山中德学院工作，她最喜欢就是两件事：一是喝工夫茶，二是看书、做学问。于是乎，我们常常与三两同道一起，悬壶高冲，品香审韵，谈论歌德，谈论德国古典文学（偶尔也谈中国文学，因为她时而会送我一两本好书）。我们从《浮士德》谈到《格林童话》，从德国古典主义谈到浪漫派，从沙米索（Adelbert von

^① 具有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特色的浙江科技学院坐落在杭州西南面郁郁葱葱的小和山麓，那里茶树丛丛，堪比龙井，茂林修竹，空气清新，着实是个做学问的好去处。

Chamisso)谈到戈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而沙米索和戈特赫尔夫^①则是在中国日耳曼学中很少有人问津和研究的作家。最让我惊讶的是,一帆这位喜欢在袅袅茶香中静思,举止优雅的女士竟然多年潜心研究德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中“魔鬼撒旦”和“魔鬼合约”的故事。

“魔鬼合约”是欧美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母题,它源于《旧约》中的《约伯记》记载:一次,魔鬼撒旦与上帝耶和华的打赌,赌“人”(约伯)是否真正具有对上帝的忠诚和善心。“魔鬼合约”双方分别为神与魔,后来在16世纪的浮士德传说中,才出现“人”(浮士德)与魔鬼签订合约的传说。一帆博士的魔鬼合约以及灵魂救赎的研究主要基于16世纪以来的各种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说文本和歌德的文学巨著《浮士德》以及德语文学中其他有关“魔鬼合约”的文学作品。

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人类文化和文明进程中“魔鬼”的本质问题。在我看来,“魔鬼”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魔”在很大的程度上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的灵魂在与肉身博弈中的抉择。在这种伦理价值博弈中,与其说魔鬼是合约的重要一方,倒不如说“魔鬼合约”的本质是集神性、人性和魔性于一身的“人”的本质。我们知道,魔鬼形象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绎和嬗变,似乎成了真、善、美的对立面,但其实“魔鬼”这一概念并非自在自为(an und für sich)的,也并非下车伊始就是恶与丑的象征。

欧洲的魔鬼形象最早出现在希腊神话中,如冥王哈迪斯、三头犬刻耳柏洛斯等都是魔鬼形象,嫉妒满腹的赫拉、残忍嗜杀的波塞冬、提坦巨神等都有魔鬼的特征。可以说,在希腊神话中,神、人、魔三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在希腊神话中,源于埃及神话中“hu”的斯芬克斯就成了邪恶之物,代表着神的惩罚。“斯芬克斯”(σφιγξ)则源自希腊语的“σφι

^① 沙米索是德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法国籍德语诗人,虽然他的母语是法语,但他仍然创作出了不朽的德语文学作品如《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等。沙米索被称为最早的欧洲公民,他将历史世代为敌的法兰西和德意志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达成和解。戈特赫尔夫则是被认为严重低估了的瑞士作家,作为德国文学史上“彼德麦”时期(1815—1848)的重要作家,他的《黑蜘蛛》被托马斯·曼誉为“世界文学独一无二的一部杰作”。

γγω”，意思是“扼死”，古希腊人把斯芬克斯想象成一个会扼人致死的人面狮身怪物。同时，“斯芬克斯之谜”则在哲学意义上表现为世俗生活的“恐惧和诱惑”，即“现实生活”。

在基督教文化中，魔鬼撒旦被视为堕落的天使^①，人类所犯下的罪孽均为魔鬼诱惑所致。但魔鬼撒旦最初在《旧约》中其实也是上帝的使者，并没有丑恶的外形描述，他的使命则是引诱和揭露人的丑恶之心。比如在《创世记》中，撒旦化身为蛇，引诱人类始祖因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从而犯下原罪。从此，撒旦作为魔鬼形象开始在后世的文学中有了极大的表现与创新。

中国文化也未尝不是如此。受传统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无论在《山海经》《淮南子》《太平御览》等典籍里、还是在历代志怪小说、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神异经》《聊斋志异》和民间传说中，“魔”“鬼”“仙”“妖”“人”常常交融在一起，在那些文字里，既有人面羊身的“狍鸮”^②、人面牛身的“窋窋”^③“梼杌”^④“凿齿”^⑤“饕餮”^⑥等恶魔形象，也有孙悟空、猪八戒、牛魔王、白蛇、青蛇等人兽合一的形象，这些形象有时甚至是正义、善良和智慧的化身。这在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在原始文明阶段对荒蛮苍凉和宇宙自然的陌生、恐惧和敬畏；另一方面说明

① 《旧约》中提及魔鬼形象的经典片段出自《以赛亚书》：“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以赛亚书》14：12）。

② 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

③ 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无草木，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窋窋。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④ 《左传》云：“颡项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诘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器，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这个恶人死后最终演化成上古著名的魔兽，《神异经·西荒经》记载：“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

⑤ 《山海经》有载：“（凿齿）人形兽，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颌下，而持戈盾。曾为羿于寿华之野射杀。”

⑥ 《神异经·西南荒经》云：“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强而击单，名曰饕餮。”

人类文明始于精神和伦理认知。

可以说，在中西方文学中，“魔鬼”“妖魔”“鬼怪”“神仙”等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首先，他们均有非常人的、（怪）兽的外形、习性，此可谓“魔鬼”的自然属性；其次，他们具有超人的法术和力量，此可谓“魔鬼”的超现实属性。最后，他们或多或少有“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属性，具有一定的“人”的内涵。此可谓“魔鬼”的人类属性。另外，魔鬼和鬼神在文学作品中常常是被符号化了的抽象物，具有非现实性，但同时也往往被人格化，具备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或者现实中的社会生活通过这些文学形象被折射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①

一帆博士所潜心研究的三部德语文学著作《浮士德》《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和《黑蜘蛛》实际上都涉及了上述的问题，即魔鬼是人内心丑陋和罪恶的外化形式，这种伦理异己性具有神、人、魔三位一体的哲学本质。如果说，“魔鬼合约”是一个隐喻，是一种与外在的暴力、丑恶和非理性的一种契约，倒不如说是一种人（人类）追逐自我价值的契约，或就像一帆博士在本书中所说的那样，“魔鬼合约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决，是一次外在与自我的较量，是个人发展与道德意识的抗争”^②。因此，“魔鬼合约”究其本质而言，从一开始就具有自我救赎的意义。

近年来，西方文学中的“魔鬼”及“魔鬼合约”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固然有文化学转型后文学研究疆界被拓宽的因素，宗教学（神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交叉互动，相得益彰，成为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当然也有文学形式美自身的因素，在美学（Ästhetik）范畴里，丑的美学、恶的美学自罗森克兰茨以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③，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诗歌成为诠释这种美学的标准答案。而在我看来，这一热门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在于“魔鬼合约”这个历史伦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9页。

② 见本书引言部分。

③ 参见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丑的美学》（*Ästhetik des Hässlichen*）以及阿尔特（Peter-André Alt）的《恶的美学》（*Ästhetik des Bösen*）

理命题中蕴含着的其哲学内蕴，异化了的自我将一定的伦理价值外化，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必然。

读了一帆博士的《魔鬼合约与救赎》之后，感叹不已。歌德等德国诗人对于人性、魔性、理性的思考竟成永恒，今天的人（人类）又何尝不在浮士德的“魔鬼合约”悖论里拼命挣扎。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劳动的异化基本以“机器”和拥有机器的人为标志，曾几何时，机器几乎成了魔鬼的代名词，但机器绝不等同于“恶”或者“善”，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工具理性”，机器的本质是主体的异化。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魔鬼合约”便是人与机器的契约，这便是人类进步的本质，其中蕴含着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的内心都有一种与恶魔签约为伍的隐秘愿望，这种对恶的渴望古已有之，且不断推陈出新”^①。今天，我们这些现代社会的“浮士德”们有谁不在我们亲手制造的机器中实现自我的救赎，这样说绝不是反讽，这种隐喻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机器时代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一帆博士求序再三，难以固谢，提笔苦思，却无以索句成章。聊发三两断想，却唯恐抉瑕掩瑜。所幸的是，后进学者，焚膏继晷，厚积薄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终得以释怀。

是为序。

范捷平

2017年岁末之际于杭州荀庄

^① 见本书引言部分。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课题和研究状况	(1)
第二节 研究目标和文本选择	(6)
第三节 结构安排.....	(10)
第二章 魔鬼的起源和发展	(11)
第一节 《圣经》中的魔鬼源起	(11)
一 《圣经·旧约》	(12)
二 《圣经·新约》	(16)
第二节 魔鬼的发展(1—20世纪)	(21)
第三章 魔鬼合约母题史述	(30)
第一节 魔鬼合约作为母题	(30)
一 与魔鬼为伍:魔鬼同盟和魔鬼合约	(30)
二 魔鬼合约母题.....	(36)
第二节 猎杀女巫事件中的魔鬼合约	(46)
一 猎杀女巫.....	(46)
二 女巫之锤.....	(50)
第三节 民间传说中的魔鬼合约	(54)
一 浮士德传说前的魔鬼合约	(54)
二 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合约	(61)
第四节 浮士德题材中的魔鬼合约	(69)
一 浮士德题材概述	(69)

二 浮士德作品 (Faust-Werke) 中的魔鬼合约	(74)
第五节 魔鬼合约作为童话母题	(85)
一 《格林童话》中的魔鬼合约	(86)
二 其他童话中的魔鬼合约	(96)
第六节 19 世纪的魔鬼合约母题	(98)
一 浪漫派作家对魔鬼合约母题的演绎	(99)
二 现实主义作家对魔鬼合约母题的演绎	(108)
第七节 20 世纪的魔鬼合约母题	(115)
第四章 魔鬼合约母题的结构分析	(124)
第一节 《浮士德》	(124)
一 魔鬼合约故事	(124)
二 魔鬼合约的塑造	(127)
三 合约故事的结局：爱的救赎	(146)
第二节 《彼得·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	(155)
一 有关《彼得·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	(155)
二 魔鬼合约的塑造	(166)
三 合约故事的结局：因拒绝出卖灵魂而得到救赎？	(183)
第三节 《黑蜘蛛》	(189)
一 魔鬼合约故事	(190)
二 魔鬼合约的塑造	(191)
三 合约故事的结局：信仰的救赎	(209)
第五章 结语	(215)
附录 《格林童话》中的魔鬼合约故事	(221)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67)

第一章

引 言

第一节 研究课题和研究状况

魔鬼合约作为文学母题在中世纪之前便已存在，最早可追溯到《圣经》的某些章节，它不仅长时间地活跃在德语文学创作中，在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芬兰语文学、瑞典语文学等中同样为人所知。魔鬼合约在世界文学史上与时浮沉，几经变迁，至今仍然是文学创作中一个跨越时空的重要母题。

在德语学术界，有关魔鬼合约母题的研究文献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猎杀女巫事件中的魔鬼合约研究（Teufelspakt in Hexenhammer-Schriften），其中对女巫大屠杀的核心著述《女巫之锤》的研究较多；民间故事中的魔鬼合约研究（Teufelspakt in den Volkserzählungen），如童话、传说中的魔鬼合约；浮士德作品中的魔鬼合约研究（Teufelspakt in Faust-Werken），包括对《浮士德民间故事书》和之后作家创作的浮士德题材作品的研究；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魔鬼合约研究（Teufelspakt in anderen deutschen literarischen Werken）。其中，研究、探讨最多的莫过于浮士德题材作品中的魔鬼合约，原因有二：16世纪的浮士德传说深深扎根于德国文化，浮士德这个人物作为文化符号家喻户晓，而魔鬼合约作为浮士德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和浮士德题材一样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且为之后的魔鬼合约故事树立了典范；从《浮士德民间故事书》到歌德的诗体剧《浮士德》、再到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作家创作，这些浮士德文本都是德语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其研究者

众，研究文献自然蔚为大观，因此对文本中牵涉的重要母题——魔鬼合约——的研究相对来说也不少。这方面的文献有以下几部值得一提，首先是叟瓦寇-施普拉特（Marianneli Sorvakko-Spratte）的博士论文《德语、芬兰语、瑞典语的浮士德文本中的魔鬼合约：一个不道德的提议？》^①，盘点了德国、芬兰、瑞典文学中的浮士德作品，在文本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中心话题：在不同的文化中，与魔鬼签约是否都被看作不道德的事件？其次，科内克（Barbara Könneker）的文章《浮士德民间故事书中的魔鬼合约》^②和施密特（Jochen Schmidt）的文章《多愁善感的人浮士德、多愁善感作为结构元素直至魔鬼合约》^③分别论述了产生于1587年的《浮士德民间故事书》和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合约以及浮士德形象。有关女巫猎杀事件中的魔鬼合约可谓是个十分沉重的研究课题，其中有两篇博士论文引起笔者的关注，即璠于曼（Almut Neumann）的《与魔鬼签约：〈女巫之锤〉中的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观念》^④和黑勒（Iris Hille）的《近代早期审判记录中的魔鬼合约》^⑤，前者从宗教著述中对魔鬼的出身寻根探源、从概念上区分魔鬼同盟和魔鬼合约、从《女巫之锤》产生前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的文学中追踪与魔鬼合约相关的蛛丝马迹，最后对汇集于《女巫之锤》这部著作中的魔鬼合约观进行总结性地探讨；后者在分析大量的女巫审判记录的基础上，详述近代早期的魔鬼信仰和女巫信仰，揭示女巫理论和魔鬼合约观的形成过程，从语言、文字方面剖析审判记录的套路、说辞等，将审判过程中涉及魔鬼合约的具体元素呈现出来，以科学的考据告诉人们，魔鬼合约观是如何参与到

① Sorvakko-Spratte, Marianneli: Der Teufelspakt in deutschen, finnischen und schwedischen Faust-Werken: ein unmoralisches Angebot?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8.

② Könneker, Barbara: Der Teufelspakt im Faustbuch In: Das Faustbuch von 1587, 1991, 1/14.

③ Schmidt, Jochen: Faust als Melancholiker und Melancholie als strukturbildendes Element bis zum Teufelspakt I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chillergesellschaft 41, 1997, 125/139.

④ Neumann, Almut: Verträge und Pakte mit dem Teufel: antike und mittelalterliche Vorstellungen im "Malleus maleficarum" -St. Ingbert: Röhrig, 1997.

⑤ Hille, Iris: Der Teufelspakt in frühneuzeitlichen Verhörprotokollen. Standardisierung und Regionalisierung im Frühneuhochdeutschen,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2009.

惨绝人寰的女巫大屠杀之中的。与浮士德题材和女巫大屠杀中的魔鬼合约相比，民间文学特别是童话中的魔鬼合约大多没有浓厚的宗教氛围、恐怖的死亡或下地狱的结局，童话中的魔鬼合约往往气氛轻松，合约故事活泼诙谐。与人签约的魔鬼原本想要借此来欺骗人，不料反而成为被捉弄、戏耍的对象，而且这些合约大部分都是口头协定，口说无凭，所以最终魔鬼常常落得个有苦说不出的悲惨结局，靠聪明才智战胜魔鬼的主人公皆大欢喜。民间故事中的魔鬼合约也是颇受欢迎的研究对象，采尔格（Renate Zelger）^①和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②的著作便是代表。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的魔鬼合约”一类中，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涉及以下文学作品：路德维希·蒂克的《鲁内山》（*Der Runenberg*, 1804）、富凯的《绞架侏儒的故事》（*Eine Geschichte vom Galgenmännlein*, 1810）、《森林探险》（*Ein Waldabenteuer*, 1816）、沙米索的《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1814）、豪夫的《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 1827）^③、戈特赫尔夫的《黑蜘蛛》（*Die schwarze Spinne*, 1842）、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马贩子的精灵》（*Der spiritus familiaris des Roßtäuschers*, 1844）^④、施笃姆的《白马骑士》（*Der Schimmelreiter*, 1888）^⑤、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 1947）等。可以

① Zelger, Renate: *Teufelsverträge: Märchen, Sage, Schwank, Legende im Spiegel der Rechtsgeschichte*-Frankfurt am Main [u. a.]: Lang, 1996.

② Schneider, Christian: *Das Motiv des Teufelsbündners in volkssprachlichen Texten des späteren Mittelalters*. In: *Faust-Jahrbuch* 1, 2004, 165-198.

③ Vgl. Hoffmann, Volker: *Der Wertkomplex "Arbeit" in ausgewählten Teufelspaktgeschichten der Goethezeit und des Realismus* In: *Vom Wert der Arbeit*, 1991, 194/203. (Die ausgewählten Texte sind *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Das kalte Herz* und *Der Schimmelreiter*.)

④ Vgl. Richter, Thomas: "Die Täuschung währt wohl nur einen Augenblick, aber das Beben zittert noch lange nach": zur Funktion des Teufelspakts in Gotthelfs "Die schwarze Spinne" und Droste-Hülshoffs "Der spiritus familiaris des Roßtäuschers". In: *Jeremias Gotthelf-Wege zu einer neuen Ausgabe*, 2006, 203-219.

⑤ Vgl. Hoffmann, Volker: *Theodor Storm, 'Der Schimmelreiter': eine Teufelspaktgeschichte als realistische Lebensgeschichte* In: *Erzählungen und Novellen des 19. Jahrhunderts*; 2, 1990, Bd 2; 333/370. und Harnischfeger, Johannes: *Modernisierung und Teufelspakt: die Funktion des Dämonischen in Theodor Storms 'Schimmelreiter'*. In: *Schriften der Theodor-Storm-Gesellschaft* 49, 2000, 23/44.

看出，所涉及的文本中前五位作家的六部作品都属于浪漫派的艺术童话，《黑蜘蛛》是毕德迈耶风格^①，《白马骑士》是现实主义作品，《浮士德博士》则是战后反思小说。

从以上对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归类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作为文学母题的魔鬼合约的研究集中在浮士德作品和浪漫派的艺术童话这两块，且对两者的研究是独立存在、互不联系的。此外，对浪漫派艺术童话中的魔鬼合约的研究都是零散出现的，既没有集中于某一部作品，也没有将该类型的作品联系起来做比较研究。就魔鬼合约文本产生的时间来说，已有研究涉及的文本集中在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对20世纪的魔鬼合约文本的研究基本限于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除了对浮士德作品和艺术童话中的魔鬼合约研究之外，对德语文学中的其他魔鬼合约文本的研究相当少，有的魔鬼合约文本虽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研究文献也自成规模，然而其中的魔鬼合约母题却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比如奥地利著名作家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的戏剧《耶德曼》（Jedermann, 1911）、德国作家卡尔·楚克迈耶的反法西斯剧作《魔鬼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 1946）等。目前，在德国的德语学术界尚无将魔鬼合约作为一个完整的母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在国内德语学界，仅有戈瑜琮的《与堕落天使签约》^②这篇硕士论文涉及魔鬼合约研究。该论文将中心放在魔鬼形象的深入挖掘上，着重探讨魔鬼合约是否道德这一问题，而对于魔鬼合约作为母题在德语文学史上发展的整体脉络、在不同文学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尤其是对于魔鬼合约包含的重要话题救赎，这篇论文都没有论及。

魔鬼合约母题在德国文学史上走过了逾千年的旅程，它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对魔鬼合约进行综合性研究、系统地梳理这一母题势在必行。本

^① 毕德迈耶时期（Biedermeier）文学最主要的特点即作品欢快明朗的表面下常常透出伤感的基调，而快乐只是各种矛盾激烈斗争之后的短暂和谐。毕德迈耶时期文学的另一特点是浓郁的地域性。该时期的作家们大多在小城镇或乡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相对孤立的存在使地方特色、地域文化、方言得以融入文学作品，产生了家乡文学。呈现出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奥地利文学和瑞士文学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使德语文学从此更加丰富。

^② Ge, Yucheng: Pakt mit dem gefallenem Engel, Magisterarbeit v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8.

书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魔鬼合约母题研究：从魔鬼合约的源起、发展纵向看母题本身的变迁；对同一文学时期的魔鬼合约文本进行横向比较，探索同一母题在不同作家的演绎下呈现出的多样化；重点探讨伴随魔鬼合约母题而存在的救赎话题。由于魔鬼合约母题在文学研究上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已有的研究几乎没有对母题本身给予足够的关注，研究者要么把魔鬼合约作为自己要处理之问题的引子，要么只是在分析文本的时候顺带提起，总而言之，目前对魔鬼合约母题的研究处于匆匆带过、浅尝辄止的状态。对魔鬼合约的基本组成元素，如魔鬼形象、签约者、合约内容、签约形式、合约双方的关系、合约的结局等，至今无人深究，尤其是合约的结局令人深思：17世纪之前的魔鬼合约故事大多为宣扬宗教服务，遵循叛教必死的教条，与魔鬼签约者必下地狱；17世纪之后的魔鬼合约文本逐渐转为截然相反的结局，即签约者最终必得救赎，可概括为爱（Liebe）的救赎：可能是上帝的博爱，可能是尘世的爱情，也可能是亲情、友情之爱，甚至可以是人的自爱。对魔鬼合约基本组成元素的剖析，对合约结局——爱的救赎——的探讨，正是本书要处理的内容。此外，在主人公签署魔鬼合约、走向堕落的过程中，有一些小人物的形象值得关注，他们要么是魔鬼的帮凶，推波助澜；要么是魔鬼合约的替罪羊、牺牲品；要么是拯救者，看似弱小，却是唤醒主人公撕毁合约的希望之光、星星之火。女性在魔鬼合约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签约者能否成功地逆转魔鬼合约、主人公最终是被救还是积极自救，这些都是颇有意思的研究话题，也是魔鬼合约母题研究中的新视角。

魔鬼合约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上经久不衰，原因在于人的内心有一种与恶魔签约为伍的隐秘愿望，这种对恶的渴望古已有之，且不断推陈出新，这正是魔鬼合约的现实意义所在。17世纪之前的魔鬼合约文本中，与魔鬼签约往往意味着出卖灵魂、背弃上帝，因为这种行为与基督教倡导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魔鬼合约因此被打上叛教和渎神的不道德标签。启蒙运动之后，进步作家如莱辛、克林格尔等争相以魔鬼合约母题进行创作，他们笔下的魔鬼合约、签约者倏忽之间变得不一样，是魔鬼合约变了还是道德观变了？在现代的文学中，魔鬼合约的隐喻即是与恶为伍，人类的诱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